

庆祝二十大 文艺歌盛世

## 父亲的梦想

■谭艺君

2022年12月22日是父亲85岁生日。今年8月中旬，一向乐观开朗、身体健康的父亲突然病倒了，经多方治疗依然缠绵病榻，双颊塌陷，瘦骨嶙峋，羸弱得仿佛一阵风都能把他吹走。虽历经病痛折磨，父亲依然初心未改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恢复力气，像以前那样每天骑着自行车到画室，重执画笔，完成他的“365”计划。

### 父亲的“365计划”

父亲一生热爱连环画创作。20多年前退休时，父亲为自己制订了一个“365计划”，就是画365个连环画故事，以他最擅长的绘画形式，每天给孩子讲述一个中国故事，引导他们自信自强、向上向善。他从中华5000年文明史中精选了孝道、爱国、守法、诚信、勤俭、自强、团结、友善、敬业、奉献10个主题的人物故事，创作了系列连环画《中华文明精粹》。此外，他还创作了《中华圣贤慎》《“感动中国”年度人物故事》等连环画。

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。从2019年起，父亲开始创作作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个英雄模范人物系列连环画。几年来，他风雨无阻地每天骑自行车到画室去创作。“我虽然年事已高，但心中依然有追求、有梦想。退休后我已经画了20年，还想再画20年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，为社会多留下一些精神财富。”父亲常这样说。

为了创作英雄模范人物连环画，父亲在80多岁高龄时学会了拼音，以方便用电脑收集资料。父亲常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到新华书店购买书籍。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《中华现代史》《可爱的中国》《青春之歌》《红岩》《刘胡兰的故事》等，父亲收藏、阅读了大量文献资

料，抄录了数十万字的笔记，从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中提炼连环画脚本。

我女儿就是在父亲的颜料和画稿陪伴中长大的。父亲“365计划”中的故事，女儿是第一个读者。女儿的作文中曾描述姥爷伏案画画的身影、姥爷讲的故事、姥爷用过的一大筐铅笔头……连环画故事贯穿了我们一家三代人的日常生活。

### 100个英雄，8000幅画稿

去年8月，父亲更换画室，我去帮父亲搬东西。各种书籍、资料以及老花镜、放大镜、铅笔、毛笔、墨水、颜料，一摞摞纸……父亲的东西很多，我一趟趟地搬，最后喘着粗气把一个大麻袋吃力地拖进新画室。父亲慌忙跑过来，打开麻袋，把一摞摞画稿小心地从麻袋里捧出来摆在画桌上，仔细地抚平褶皱，仿佛那是无价之宝。

这是父亲几年来的劳动成果：100个英雄模范人物的连环画稿，有8000余幅。

方志敏、邓中夏、叶挺、左权、刘胡兰、江竹筠、李大钊、杨开慧、赵一曼、赵尚志、杨靖宇、闻一多、瞿秋白……我坐在画案前，一页页翻看父亲的画稿。每个人物都形象鲜明、栩栩如生，线条秀丽遒劲、笔墨沉稳凝练，充分展现了父亲70余年的绘画功力。画面背景围绕故事情节和人物内心活动而设计，情景交融，烘托出人物的光辉形象。绘画时父亲参考了很多近现代人物服饰、桌椅用具、街道房屋、生活习惯、风土人情等资料，并进行考证、研究，从而在画面上呈现出真切的时代气息。这100个英雄模范人物，每个人物20幅，从草图到一稿，再到二稿三稿，最后定稿，每个人物都几易其稿，先后要画80幅稿，100个人物就是8000余幅。从写脚本、设计人物形象到构思画面场景，每一笔都浸润着父

亲的心血。

翻看到中共党员、上海地下党联络员李白这个人物时，他的事迹再次感动了我。李白是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李侠的原型。1948年，李白在与党中央进行电讯联络时被捕，1949年5月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，时年39岁。父亲为了画好李白这个人物，让我给他拷贝了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，一遍遍地观看，细心揣摩，借鉴电影创作人物形象、还原历史场景。如今再次翻看这些画稿，革命英雄李白仿佛穿越70多年的时光站在我的面前。他那睿智的目光、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气概，令我心潮澎湃。画面总是比文字更能直观地传达出一个人的精神气质。以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英雄人物的故事，让更多的人认识英雄、了解英雄、学习英雄，这，也许就是一位耄耋老人耗费数年心血创作这些连环画的初衷。

父亲生病住院期间总是在念叨，担心不能完成自己的“365计划”。稍有好转就下床锻炼，想要重新骑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到画室去。党的二十大召开后，父亲让我找来刊登有二十大报告的报纸，逐字逐句在病床上读完，寻找方向指引，以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为根本遵循，继续以孩子喜闻乐见的方式描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和革命故事。

在绘画时，父亲的精神无比饱满，嘴角一直带着微笑，画笔在纸上纵横，犹如鱼儿在水中游弋，仿佛其中有无穷乐趣。

### 用一生来偿还84元钱

父亲生于1937年，少年丧父，与我的姑姑和双目失明的奶奶相依为命。家徒四壁，饥饿贯穿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。亲戚给了他一本破旧的《芥子园画谱》，他如获至宝，每日临摹，竟无师自

通，在十里八乡因绘画而闻名。

1955年，父亲借了同村伙伴的课本，在割草间隙苦读，竟在300多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，考上了郾城中学。那时他每星期要回家背干粮，后来家里粮食吃完，他面临失学的困境。班主任为他申请了助学金，国家每月发给他4元钱。初中三年，他总共领到84元钱。这84元钱助他完成学业并顺利考入郾城师范，毕业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。1986年，父亲调到新创刊的《漯河报》任美术编辑，在报社工作直至退休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父亲几乎每天都在画画，从未间断过。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个速写本，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，经常在集市上或田埂上画速写。我家有几个装满连环画的木箱，印象深刻的有《十五贯》《西厢记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红楼梦》《三毛流浪记》等。那时父亲画的连环画经常被《连环画报》《富春江画报》等杂志刊登。他每年都有年画出版。我小时候，村里家家户户门上贴的都是父亲画的年画。做乡村教师期间，父亲还创办有美术班，教授乡村青少年学画画，他的学生有的现已成为有成就的农民画家。

“我对共产党充满感恩之情。我要用一生的努力来偿还这84元钱。”时至今日，追忆往事，父亲仍深有感触。他总是说，是共产党给了他现在的幸福生活，让他拥有了热爱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。遇到这么好的时代，他要抢夕阳余晖，争分夺秒，用画笔讲好英雄人物的故事。“创作过程中，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也深深打动并激励着我，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梦想，也算是报答共产党对我的恩情。”父亲如是说。

老去的父亲把生命最后的温度赋予了笔下的人物，让他们以鲜明的形象穿越历史，时时激励着后辈，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、勇毅前行，逐梦星辰大海。



资料图片

## 冬至饺子香

■邓崔楠

冬至既是二十四节气中一个重要的节气，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，素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。北方人会在这一天包饺子，以增添幸福温馨的氛围。

北方人称“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”。母亲做得一手好面食，特别是她包的羊肉大葱馅儿的饺子更是美味无比。记得小时候，每逢冬至，母亲总要忙碌一番，这忙碌是颇有仪式感的。和面、切葱肉、做馅儿料、擀面皮、包饺子、做蘸料、煮饺子……我不禁暗自感慨：“原来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背后有这么多的烦琐流程！”但这些对于母亲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，整个过程我就跟在她身边转悠，问东问西。红白相间的羊肉洗净再剁碎，放入青翠的葱末儿、黄黄的姜末

儿、黑黑的胡椒粉，撒上盐、淋上酱油，再倒入晾凉了的调料水（由花椒、葱白等熬制），分几次倒入肉末儿中，边倒边搅拌羊肉末儿，直到水被肉末儿吸收，再倒入适量油，这样就能牢牢锁住肉中的水分。光是这一盆羊肉馅儿就看得人垂涎欲滴。

饺子的魅力还在于它是为数不多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动手制作的美食，可以说是集团圆、美味于一身。母亲动作麻利，一人擀饺子皮可供一家人包。那一小块的面剂子在母亲的擀面杖下旋转，变成一个个圆圆的饺子皮。我们围坐在一起包饺子，探讨着怎么包好看，结果总有意见相左之处——明明都是把饺子皮对折一下，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一捏，一个饺子就出来了，结果有的像“胖肚将军”，有的则干瘪如柴。父亲包的饺子就

比我们包的饺子要貌美，像是一个个精致的小元宝整整齐齐地站着；母亲包的饺子边沿则像极了麦穗，藏着丰收的喜悦。这样的场景虽平淡至极却在我心中生出无限暖意。

我们端着饺子到锅边，母亲就像赶鸭子下河一样，“噼里啪啦”地下着饺子。水沸腾着，饺子翻滚着，从锅里盛出来一碗，烟火气瞬间就扑上了眼。咬上一口，下肚的是饺子，温暖的是日子……

童年里的冬至大致年年如此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那个叫“家”的地方渐渐成了一个名词，能在冬至回家吃顿饺子成为一种奢侈。冬至里的饺子已化作一个思乡的符号深深地印在心里。寒风吹开了冬天的门，饺子温暖了冬至的夜。

## 那年的冬至饺子

碗热腾腾的饺子也是一件奢侈的事。我离家远，在附近也没有亲戚，看着别的同学兴高采烈离开校园的背影，我真是羡慕得不得了。

快到中午了，我合上书本，看着空荡荡的校园，感到从没有过的孤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，那声音既熟悉又陌生，我不相信地扭过头——原来是母亲！

她提着一个竹篮子，头上的银发被风吹得乱极了，缩着脖子，佝偻着身子走进教室。母亲把篮子放到桌子上，从里

面拿出一个布包，小心翼翼地去掉里三层外三层的棉布，一个搪瓷缸展现在了我的眼前。母亲揭开盖子，又拿出一双筷子，递给我说：“今天冬至，俗话说‘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’。吃吧，这是我给你包的饺子，还热乎着呢！”

我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饺子。我们家离学校有十几里，不通汽车，没有两个小时是到不了学校的，而且外面还那么冷，可是年过半百的母亲竟然来了。我仿佛是在做梦。母亲笑着说：“还愣啥？再不吃就凉了。”我接过饺子，让母亲先吃。她却说：“我在家吃过了，这是专门给你送的。”我知道母亲一定是在说谎，但她执拗着就是不吃。最后，我强忍着泪水把饺子一个个吃了下去。

母亲看我吃完了饺子，高兴地说：“这就对了！家里忙，今天早上你爹才去割了半斤肉，我得来急，饺子馅儿也没有剁碎，我还怕你不喜欢吃呢！”这么多年，我吃过很多种馅儿的饺子，但母亲那年包得很普通的萝卜馅儿饺子却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！

了，一路上怪累的。”冬至到了，找个理由，带着孩子和爱人回家看看，一家人欢聚一堂，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。

母亲看我吃完了饺子，高兴地说：“这就对了！家里忙，今天早上你爹才去割了半斤肉，我得来急，饺子馅儿也没有剁碎，我还怕你不喜欢吃呢！”

这么多年，我吃过很多种馅儿的饺子，但母亲那年包得很普通的萝卜馅儿饺子却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！

了，一路上怪累的。”冬至到了，找个理由，带着孩子和爱人回家看看，一家人欢聚一堂，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。



资料图片

## 我的作家梦

■特约撰稿人 王剑

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作家梦。这个梦就像一颗深埋的种子，遇到合适的土壤、阳光和水分就会生根发芽。

我们村小学有一位民办教师，姓杨，业余时间喜欢写点文学作品。那时，我对文学不是很懂，但对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充满了敬佩。杨老师不仅文章写得好，还很会讲故事。杨老师家里负担重，星期天要到田里干农活。由于太喜欢他的缘故，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孩子经常跑过去帮忙。看到我们来，杨老师总是极力阻止。拗不过时，就坐在庄稼地旁边给我们讲《岳飞传》，算是对我们的酬谢。就这样，在原生态的课堂上，杨老师用贴近大地的方式完成了对我们的文学启蒙。

1989年，我幸运地考上了河南大学中文系。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小山村来到开封这个城市，我的内心充满了新奇感。此时，全国范围内的“文学热”还没有完全退潮。城墙外面、铁塔湖畔，到处都有人在谈论诗歌。而在河大校园里也非常流行一句话：“最近又发表了几首呀？”这句带有刺激性的问话像鞭子一样，常常让我们这些中文系的学子们尴尬和脸红。于是，大家拼命地读诗写诗，几乎到了晨昏莫辨、痴迷癫狂的地步。在我们的宿舍，晚上熄了灯，还能听见黑暗中“沙沙”写字的声音，甚至有人蹲在卫生间写诗。

那个时候，发表诗歌的阵地首推《开封日报》。大家关注副刊文章，不亚于关注当时风头正劲的汪国真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大礼堂的西侧有一个水泥砌成的阅报栏，每天上午九点四十分左右，当天的《开封日报》刚一换好，中文系的学生们便从十号楼前的林荫小路上三三两两地过来了。大家伸着脖子踮着脚，纷纷探问副刊上发了谁的文章，然后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评判一番。当时，《开封日报》还是四开小报，副刊版面有限，竞争非常激烈。能在副刊上发表文章，那绝对是百里挑一的好稿。

1991年8月，我在山区老家，像一只即将下蛋的母鸡一样烦躁不安。不久，我在稿纸上写下一些心中的诗句，怀着忐忑的心情把这两首诗寄给了副刊编辑。直接把稿子寄给编辑，是因为我曾经近距离地见过他一面，听过他给我们讲

“报纸诗”的特点。他的讲座很精彩，像黑暗中的火把驱散了我们眼前的迷雾，点燃了我们心中被学业压抑已久的作家梦。这两首诗刊发于1991年9月5日。这是我苦练练笔一年之后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。看到样报的那一刻，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淹没了我。然而，更令我惊喜的是，一个月后，编辑老师又编发了评论家王仲平为我写的诗歌专评《为伊消得人憔悴》。文章中说了很多鼓励性的话。对于刚刚发表了处女作的大学生而言，这份殊荣来得过于突然。这件事在河大中文系引发了热议，也坚定了我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。

投稿期间，还有一件小事令我难忘。有一次，我酝酿创作了一首诗《菊香时节》，感觉还不错，就寄给了编辑老师，但始终不见诗作见报。我想我稿子可能是被“枪毙”了吧，就慢慢淡忘了这件事。谁知，第二年菊展期间，这篇稿子竟然又刊发了出来。一年时间啊，李老师要接受多少稿件的“轰炸”！然而，他的案头依然留着这一首诗！老老师的敬业精神真是让人感动。

我们那个时候投稿全部都是手写稿。灵感来了，拿过一张纸赶紧写出来。然后改一改，再抄一遍，定稿后才拿出专门用于投稿的方格稿纸工工整整地誊写清楚。最后，装信封，贴邮票，寄出去。之后就是幸福地等待。等的过程是一种煎熬，更是一种期待。那时候，文学编辑是非常负责责任的——稿子采用了，先回个手写的录用通知，再寄个样报。即便稿子不用，也会回一封短信鼓励几句。

在八九级中文系，我们宿舍的这几个人创作实力最强，不断有人发表作品。谁来了稿费，大家就一起打他的秋风，出去看场电影，吃个白吉馍。那时稿费低，一首诗也就是三五元或十几元。但大家不介意稿费，却在乎发表作品所带来的荣誉感和成就感。谁被退稿了，大家帮他分析原因，撺掇他改改再投。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”当年，我们这一群文学青年胸怀梦想、心无旁骛，有激情、有干劲，真是好样的！

从发表第一首诗开始，至今我已经发表了2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怀念大学投稿的那一段美好时光。

### 我的文学之路

### 别样情怀

## 做一棵幸福的白菜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幼时在老家，母亲每年都种白菜。入秋平整土地，撒进菜籽，不几天就出苗。细细看，这些小小的翠苗像一个个双靠背的问号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只要水分充足，菜苗很快就长大，秋阳下铺翠叠绿，生机勃勃，嫩得能掐出水来。母亲剔一些出来，是很好的下锅蔬菜。等长到一拃长就可炒着吃了，又鲜又脆。菜苗越长越大，母亲估摸好间隙，剔除多余的，剩下的用麻绳拦腰捆起，只有这一部分能长成瓷实的白菜。

小雪时收白菜。白菜越瓷实越好。一棵棵白菜丰腴结实，宛如身怀六甲的孕妇。母亲用铁锹把白菜从根部铲下，一摆到院中的矮墙根下。小院儿显得拥挤，静中有一些喧闹。这些白菜吃不完，母亲挑些好的分送给亲朋好友，只余十几棵白菜过冬。她用钢钉从根部穿入麻绳，两两拴在一起，挂在西屋山墙上，能吃到过年。

白菜顶百菜。尤其在冬日，农家户户离不开白菜。母亲心灵手巧，一棵白菜能变出无数花样美食。扒开外层老叶，分离菜帮和菜叶，菜帮切成细条下锅炒，加醋做成醋溜白菜；或把菜帮切成细丝，撒盐腌制成凉菜，比咸菜好吃；菜叶子可下面条，可剁碎与豆腐、粉条同拌制馅儿，包饺

子、蒸包子、烙菜馍，都是我的最爱，百吃不腻。

古人云：“春初早韭，秋末晚菘。”“菘”即白菜，就像人的大名和小名。陆佃《埤雅》载：“菘性凌冬不凋，四时常见，有松之操，故曰菘。”菘性本雅，却甘愿一棵家常菜蔬，慰藉万民。白菜味甘性平、益胃生津，老少皆宜。冬日里，前锅里蒸一大锅红薯，后锅烧一小锅白菜茶，吃了甜糯的红薯，喝一碗咸淡的白菜茶，肠胃颇感舒适。

白菜炖粉条是母亲的拿手菜。白菜炖得越久，吃起来越香，真真是“白松似羔豚”了。母亲炒菜时舍得放油，从油罐里挖出一大勺白色猪油，里面总藏着几粒油渣，每吃到一粒就觉得很幸福。若割了鲜肉同炖，算是农家的待客饭了。做好了给邻居盛一碗端去，不容人家推辞，硬人灶间把饭菜倒扣在邻居碗里。那时家家都不富裕，但人人都实心意。

年少时，我们都是一棵水灵灵的小白菜，纯真无邪。渐渐地，长成不同模样。有的人始终如一，像白菜一样，外表朴素沧桑，内心温柔似水。郑板桥有一联曰“白菜青盐糙米饭，瓦壶天水菊花茶”。倘若我有一方菜园，简陋的柴门上一定要贴此联。愿我们都能保持初心，做一棵幸福的白菜。